

蔡松坡與我

楊森

流亡三途歸不得也

雲南首義護國，始之於民國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當年曾經參加過這轟轟烈烈一仗的，爲數實已寥寥無幾。記載護國之役各地戰場各次戰役的著述，坊間所見似亦無多。所以當中外雜誌主編一再來訪，請我再寫上一段躬歷斯役的回憶，爲了不使這一段珍貴的史乘，隨歲月之悠悠而致湮沒，形成後世之人莫大的遺憾，我也就答應了將舊日所記重加整理，以我個人的經歷擴大爲全面的報導，無非盡我應盡的責任而已。

民國二年，我響應孫中山先生號的召，參加二次革命，在重慶結識了平生知己黃毓成，承他邀我同赴貴州、雲南。這一段經過，我已經在中外雜誌發表的一篇紀念黃毓成的文章裏，寫得很詳細了。二次革命失利，給我帶來了一生之中罕有的兩年悠閑生涯，住在昆明郊外的安寧州鄉間，娶了我的劉氏太太，整天馳馬擊劍，和新知舊雨日夕盤桓。心情雖然無比的輕鬆愉快，但是盼望故鄉，放眼中原，也難免會生葦蘆之思，以及髀肉復生之歎。癸丑革命告敗，袁世凱的北洋軍大舉南下，封鎖黨部，屠戮革命志士，同盟會老同志遭了袁世凱毒手的正不知有多少。其他重要的同志，不是遠走國外，徐圖再舉，便是暫且銷聲匿跡，埋名隱姓。袁世凱的北洋勢力業已縱貫中州、兩湖與廣東，瀰漫全國，偵探兇手爪牙如同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。我能够避居三途與區，有雲南都督唐繼堯將軍鐵肩担道義，把袁世凱的煌煌通輯嚴令一手擋了回去，已經算是够幸運的。如欲還我們

故鄉，遂我素志，那當然只有靜候有利時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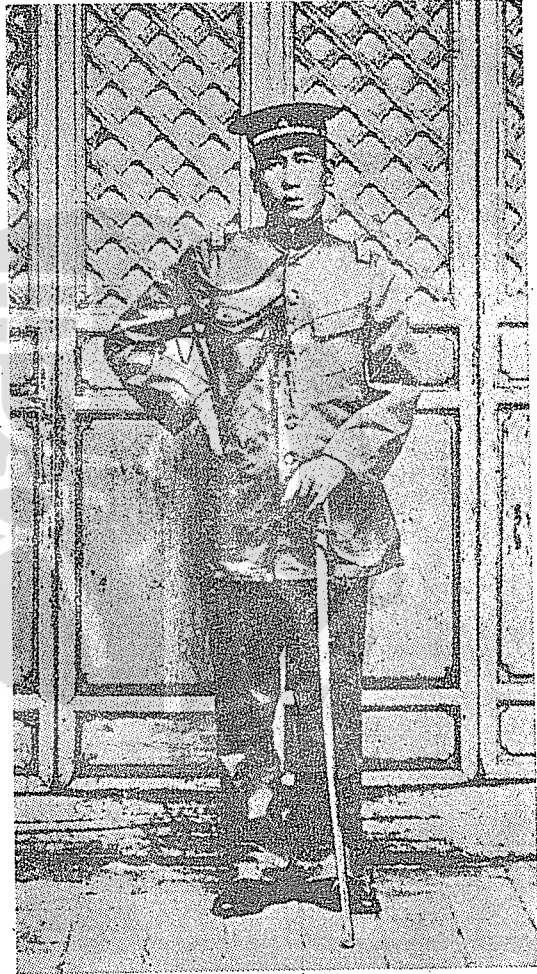
起先以為不知道要到那一天，才能等到這樣的機會。然而，袁世凱固一世之梟雄，人算終究不如天算。他一輩子巧取豪奪，慾壑難填，野心太大了，終於臨到自掘墳墳的末日。因此，民國四年底，我奮身與鬥，滅此朝食的大好良機即已來臨。

松坡將軍入京始末

雲南首義護國係由雲南都督唐繼堯在四年九月間即已開始醞釀，但是他們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之好。另一方面當然也是黃毓成時正賦閑，我更是在雲南作客時期，自不易參與都督府的機密。直到四年十一月，我都還聽到袁世凱封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，唐將軍所部的高級將領都受了袁世凱的勛，正在忐忑不安，悚悚自危，惟恐北洋勢力伸入雲南，我還得再作流浪逃亡之計。十二月九日鄧泰中、楊燾兩個支隊開拔川邊，作護國軍的先頭部隊，我所聽到的消息，他們的任務是剿匪，絲毫嗅不到有首義護國大舉的氣息。因此，我的參加護國軍，隨蔡松坡（鐔）將軍北上入川作戰。這一段經歷，必須從蔡松坡將軍他本人當年的動向說起。

順便，我也得提一提袁世凱洪憲稱帝的始末。

自民國四年籌安會起，國內風雲愈趨緊急，一代梟雄袁世凱決心要做皇帝。這位民國第二任大總統，崛起於遜清光緒二十一年，當時他奉派為北洋練兵大臣，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。光緒二十四年，戊戌政變，他投機取巧，出賣光緒皇帝，到慈禧太后面前密告，得到榮祿和西太后的寵信，官拜北洋大臣，直隸總督。新軍一至六鎮，悉由袁世凱統轄。段祺瑞、馮國璋、王士珍、徐世昌、曹錕、張懷芝、王占元、孟恩遠、姜桂題、雷震



司總軍進挺軍國護，友好的者作文本

。成毓黃令

春、陸建章、張勳全是他的得力部屬。

公元一九〇八，民前四年，光緒慈禧相繼駕崩，攝政王載灃，也就是宣統皇帝的父親，憚於袁世凱的威勢，將他黜免，放逐河南項城原籍。旋不久武昌首義，革命成功，清廷先派陸軍大臣旗人蔭昌督師不利。無可奈何，被迫起用袁世凱，派他爲湖北總督，旋又升任內閣總理大臣。清廷以袁世凱爲最後一張王牌，袁世凱却巧妙的利用時機，從容坐大。一面派他的兒子袁克定參加同盟會，密往武昌與黎元洪、黃興通款曲，一面利用革

命黨勢同燎原的龐大力量，脅迫宣統皇帝退位，並且表示願意宣誓忠於民國。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先生鑒於時勢，革命成功，尚須一段時間，因此袁世凱才當上了中國第二任大總統，他在民國元年三月十日，就職於北平。

就職以後，袁世凱的奸雄面目逐漸顯現，他以利刃金錢遂行種種陰謀，先則諷刺黃興，遣散革命軍隊，繼而刺殺民黨推舉的內閣總理宋教仁，解散國會，重組參政院，到處殺害黨人，罪惡罄竹難書。

自此他開始遂行他的帝王夢，先賄買美國古德諾博士，揚言中國政體不適于共和，繼而密令清室遣老勞仁室、宋育仁大放復辟謬論。第三步於民國四年八月廿三日由參政院參政楊度、孫毓筠、嚴復、劉師培、胡瑛等共同發起，組織籌安會，密鑼緊鼓的爲袁世凱稱帝催生。

袁世凱準備在民國五年元月一日登基，改元洪憲，大頒爵位。

國父孫中山先生於是發動全面討袁，雲南素爲革命黨的根據地，臨此大變，當然舉義有責，不容後人。當袁世凱設計，令劉顯世驅逐唐繼堯，使唐繼堯取代蔡松坡。迫蔡北上加以羈縻，他那裏曉得蔡唐久爲一體，唐繼堯本人，對革命工作甚爲積極，在反對帝制的立場，他和蔡松坡的意見是不謀而合的。

蔡松坡，原名良寅，後來改爲單名，叫蔡錕，松坡是他的號。他是湖南邵陽人，比我大兩歲，十七歲入長沙時務學堂，所以和譚嗣同和梁啟超都有師生之誼，梁啟超對他特別賞識，召他到日本，後來在士官學校騎兵科畢業，唐繼堯和他前後期的同學，他回國後曾創辦廣西陸軍小學，後來的廣西名將白崇禧、黃紹雄、李品仙以及後來投共的李宗仁，都是他的學生。民前一年，廣西巡撫李經羲升任雲貴總督，蔡松坡調到雲南，任第三十七協協統，羅佩金和丁錦是他轄下的標統，唐繼堯在那時候，還是三十七協的一名管帶。其餘的管帶則有

劉存厚、雷飏、謝汝翼、劉云峯、韓鳳樓、李鴻祥等，全是民國後川滇兩軍的知名將領，辛亥年他領導雲南起義成功，被推爲雲南都督。那一年他才三十歲，他的夫人劉俠貞，是自幼訂親的，民國元年十月，他在昆明又娶了一位潘氏夫人。

他在民國二年八月十二日，被袁世凱逼迫離開雲南，十月四日到北平後，袁世凱既不提請他組閣的話，也不會派爲陸軍總長，祇發表了一個有名無實的職位，派他在段祺瑞之下，担任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，三年五月，拜昭威將軍。

首義護國躬與行列

蔡松坡在北平受到袁世凱的監視，形同軟禁，他爲了轉移帝制黨人的注意，一面表演詐降，一面涉足花叢，和一名叫小鳳仙的妓女，往來很密。民國四年十二月初，他乘袁黨不備，逃出北平，乘日本船山東丸先到日本，然後翩然南下，繞道香港安南，而於十二月二十日歷經艱危，安全回到昆明。這時候，距離袁世凱決定民國五年元月一日登台，改國號爲洪憲元年，爲時只剩十天了。

蔡松坡逃出北平後，袁世凱對他的脫走，非常着急，一再電令唐繼堯拿獲『亂黨』，卽行全權便宜處理，又請英國駐昆明領事轉達，唐如殺蔡，將封以親王，並在匯豐銀行兌款三百萬。但是唐繼堯一笑置之，他爲了放心蔡在途中的安全，派他弟弟唐繼虞，以考察自來水爲名，一路迎到香港去，嚴密保護蔡松坡。進入雲南省境，阿迷（現名開遠）縣長張一鯤是袁世凱的黨羽，當時已經接到袁世凱的命令，叫他就地劫殺蔡松坡。張一鯤親率警察團練，就在車站衝入車廂想要下手，虧好唐繼堯又派政務廳長陳廷策往迎，車上並佈置衛兵一排，張

一鯁看到車上有備，連忙退走，後被唐部師長劉祖武捕獲。

早在蔡松坡淹滯北平時，四年九月十一日，唐繼堯已在昆明召集雲南軍方重要人士，決定整頓武裝準備作戰，自此一連開了三次秘密會議，因此蔡松坡十二月廿日抵昆明，廿一日，唐繼堯就在他的私邸，邀集全省軍政首要，舉行會議，並且歡迎蔡松坡，和先期來滇圖謀大舉的前江西都督李烈鈞等，當晚議定通電袁世凱，請其取消帝制，殺讎安會楊度等十三人，限二十四小時之內答覆，否則即以武力解決。

二十二日，袁世凱置之不理，當晚十時，唐繼堯在都督府再度舉行會議，會中決定首義護國，誓滅國賊，雲南一省上校級以上的軍官，及外地而來的志士一體參加宣誓，誓詞爲：『擁護共和，我輩之責，與師起義，誓滅國賊。成敗利鈍，與國休戚，萬苦千難，捨命不惜。凡我國人，堅持定力，有瀚此盟，神明必殛。』宣誓畢，在一座古廟裏，大家歃血爲盟，共飲血酒，然後三呼共和萬歲而散。

由於雲南首義，護國軍興，我的好朋友黃毓成東山再起。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十點鐘，唐繼堯召集外來同志、各機關首長、滇省上校以上軍官舉行首義護國的第五次會議，共同宣誓，歃血爲盟，黃毓成便在三十八位會盟人士之中。那時候護國軍都督一席，經過唐繼堯，蔡松坡兩位前後任滇督相互謙讓，然後以民主方式推定唐繼堯將軍擔任。都督之下設左右參贊，左參贊是貴州戴循若（載），右參贊則爲雲南民政長任可澄，其下又設政務、財政、參謀、軍務、祕書五個廳。軍事編制分爲第一、二、三軍，大致情形如下：

第一軍總司令 蔡錫

總參謀長 羅佩金

第一梯團長 劉雲峯

第二梯團長 趙又新

第三梯團長 顧品珍

第四梯團長 戴 戡

第二軍總司令 李烈鈞

第一梯團長 張開儒

第二梯團長 方聲濤

第三梯團長 何國鈞

兼第三軍總司令 唐繼堯

第一梯團長 趙鍾奇

第二梯團長 韓鳳樓

第三梯團長 黃毓成

第四梯團長 劉祖武

第五梯團長 庾恩賜

第六梯團長 葉 荃

必須在此加以說明的是，表面上看起來是第三軍唐繼堯部的兵力配備最多，他麾下也有六個梯團。滇軍編制，一梯團下轄兩支隊，亦即兩個團，所以一梯團相當於北洋軍的一個旅。不過兵員沒有北軍多，槍械彈藥那更差得遠。尤其唐繼堯的第三軍六個旅，有的只有番號，有的員額不足，大部份都是地方團隊和新募士兵湊集而

成。因此拿當時的實際情況來說，三個軍之中兵力以第一軍蔡松坡部最強，他所率領的四個梯團，其實就是滇軍主力第一師和第二師。第二軍的兵力約為第一軍的三分之一，居第二。第三軍反倒較弱，祇是新編部隊完成



。東廣了入攻西廣從他，鈞烈李令司總軍二第軍國護

得很快，滇胞忠勤樸質，勇敢善戰，再加上各級長官都是正式軍官，使得這一個軍在防守那麼大的雲南一省以外，後來還能分一支兵由第三軍參謀長韓鳳樓率領，和黔軍王文華部會師。等到王文華足夠担当湘西方面的戰事，又分而爲二，一團助第一軍攻綦江，一團助第二軍攻廣西百色。

至於黃毓成的第三軍第三梯隊，因爲他召集舊部，發展迅速，不久便由都督唐繼堯升任他爲挺進軍總司令，下轄楊杰（字耿光，往後當過駐蘇大使），葉成林兩個縱隊，楊葉都是黃毓成的舊部。二年二次革命，黃毓成率領駐黔滇軍北上重慶，楊杰就在他的部下當團長。我和楊杰也是在重慶時初次見的面。

蔡松坡請我當參謀

護國軍剛編制成軍的時候，黃毓成很瞭解我的心情，一方面我亟於參加護國討袁，於公於私，都要跟袁世凱算一算當年舊賬。另一方面，我更是急於回四川，早日驅逐盤踞吾川的北洋軍隊，解救我川胞於水深火熱之中。而他那個第三軍第三梯隊，則猶待召集舊部，重新編組，以當時的情形而言，只怕成軍以後，仍還是留在雲南鞏固後防的成份居多。更有一層關係，那便是蔡松坡的第一軍是主力部隊，要入川作戰，他需要像我這樣熟悉四川情況，川軍將領非親即故的幹部。因此，他和我作過一次長談以後，我們兩人一致同意，我應該加入第一軍，到蔡松坡那邊去幫忙。

按照護國軍總部所定的討袁戰略，一至三軍的作戰任務，大致如下：

一、第一軍担任主攻，全力入川。出瀘州、敘府，克重慶、夔州，樓船東下宜昌、武漢。另以一支出寧遠、過成都，超岷洮，趨秦隴，進而直搗幽燕，打進袁世凱的巢穴。

二、第二軍由李烈鈞統率，伺機與廣西都督陸榮廷協同動作，由西江上游梧州進克廣州。然後兵分二路，一路東出進克福建、浙江。一路北上江西，直趨安徽、江南，據有江左，從容展佈。

三、第三軍則除了主要任務固守雲南後防之外，尤將抽調兵力，奮師東征。協同黔軍由湘西的辰州、沅州、經新化攻長沙，取常德，然後再從長沙仰攻武漢，由常德赴攻荊襄。

護國軍起，黃毓成介紹我去見蔡松坡。蔡松坡身材瘦小，面容清癯，說話時聲音沙啞低瘖，看不出他是叱咤風雲的一代名將。他和我談得很投契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概，問明我有意參加護國之役，他便任我爲中校參謀，派在他的帳下襄贊軍機。

在溫泉村，我已經蓋好了一幢房子，小有庭園之勝。不想房子蓋成不久，我便結束了閑居生活，從此萬里征戰，軍書旁午，一直奔波忙碌。我再度從軍，劉氏夫人仍在溫泉村居住，因爲她的父母在附近，頗便於照應。離別時，我告訴她，一等我找到安身立命之所，再派人去接她們。於是我心無旁騖，搬到昆明城中，軍營裏面，專心一志，幫助蔡松坡策劃大軍的開拔。

唐繼堯也請我去談話，他中等身材，面如冠玉，氣度恢宏瀟灑，諄諄然有儒者風，爲人十分熱誠，和我談得頗爲起勁。

民國五年元月四日，我們第一軍由蔡松坡率領出發，分兵兩路入川，一路是蔡松坡率主力趙又新梯團，由昆明經宣威，貴州的威寧、畢節，在元月卅一日那天進抵四川敘永。另一路是顧品珍梯團走昭通、東川，攻克敘府。還有一路是戴戡率領的黔軍，由貴州進入川境。

昆明氣候溫暖，四季如春，然而越往北走，深山峻嶺，寒氣凜冽，士兵每人只有一件軍衣，瑟縮之狀，令

人生憫。除此以外，護國軍還有更嚴重的問題。

首先是兵少，蔡松坡率領入川的四個梯團，一共只有一萬多人。而這時候的四川都督，胡景伊早已被袁世凱調開。新任川督陳宦，他帶了三旅北軍入川，改編川軍，已經有了相當的成績。護國軍出發以後，袁世凱又急調曹錕的第三師吳佩孚旅，和張敬堯的第七師入川防守，後援部隊，還有第八師李長泰全部，以及第六師馬繼增的一個旅。兩相比較，袁世凱在四川的兵力，可以說四五倍于護國軍。

其次是槍支窳劣，子彈不足。護國軍起義之前，曾向國外採購了一萬四千餘支槍，但是槍少人多，不敷支配，迫不得已的時候，唐繼堯只好趕鑄舊式的武器，由此可知槍械問題的嚴重。同時鎗彈更是少得可憐，這一個弱點，在以後作戰時充分暴露無遺。

第三是糧餉難措，雲南以一省之地，支應這麼龐大的軍需，幾乎是羅掘一空。唐繼堯籌餉，先則向各機關提借存款，後又裁併不必要的機關，停辦中等以上學校，節省開支三萬餘元，撥充軍費，最後更設立籌餉局，勸導各縣殷商大戶樂捐，又向海外華僑募得了十二萬八千多元。就這樣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加上中央方面撥給的一百六十七萬元，只拿到一百萬元，伸算起來不分官兵每人只五十元左右。而這場仗要打多久，誰都沒有把握，糧餉的匱乏，由此可見一般。

所以當年護國軍所憑恃的，只有拋頭顱，洒熱血，和袁世凱等帝制餘孽拚個死活的一股勇氣，要說能不能有獲勝的把握，當時稍微曉得一點內情的人，都認為前途不但未可樂觀，而且極為黯淡。

勝敗雙方那裏去了

部隊開進貴州省境，我們就開始採取『就地給養』辦法，但是貴州太窮，連省會貴陽那個地方，古來就有『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里平，人無三分銀，』的說法，老百姓自己的糧食都不够，又怎麼供應得起這一兩萬大軍？

那一路行軍，前有大敵，內有隱憂，加上天氣陰雨淒冷，倘若沒有百倍的信念和勇氣，其不灰心者幾稀。

好不容易熬過了那一段愁雲慘霧的日子，來到川黔邊境，赤水河的彼岸，巍然矗起了雪山關，居高臨下，險峻萬分。我騎馬在關下左右繞行，聽斥候報告說是關上無人把守，不禁暗暗嗟嘆，真是天助義師，以雪山關的形勢如此雄壯，敵軍只要有少數人扼守，便足以困死我們這一支大軍，無法飛渡。

川黔兩省，豈僅省界分明，風光氣象，也是迥不相同，從淒風苦雨，窮山惡水的黔境，一腳踏上四川地界，立刻就覺得天地開闊，滿目清新，精神不由一振。腳底下的泥濘，也變成了平整光潔的石板，開起步來，輕快有力，這時候，有人低聲的唱歌，轉眼間，一唱百和，蜿蜒行進的隊伍，展開了整齊的合唱，歌聲雄壯，鬥志昂揚，瀟灑在川南山野，大家彷彿覺得，一進四川，也就一切有希望了。

護國軍第一軍係以蔡松坡親自率領，第二、第三梯團居中路。戴循若率領第四梯團居右翼，其後，他的第四梯團擴充，又改任右翼總司令，而以他部下的第七支隊長熊克臣爲其主力。他的第八支隊長王文華，更是了得，王文華編了四個混成團，進入湘西，獨當一面，因而改任東路司令一職。

第一軍的左翼，是早在十二月九日出發入川的第一梯團鄧泰中，下轄楊藜、鄧泰中兩個支隊。他們在民國五年元月五日入川與北軍發生遭遇戰，大敗依山列陣，擇地扼守的北洋軍，而在元月二十一日那天，就攻佔了敘府。使我們中路軍的聲勢，不然爲之一壯。

陳宦出任川督，整編川軍，只留下周道剛和劉存厚的兩個師，而且連這僅存的兩師人，都被迫開到邊境各地，因此，劉存厚一等護國軍逼進，就向我們暗通款曲，表示歡迎，並且自願先行引退，讓出他的敘永防地，然後，他再回師北進，掉轉頭幫我們去打瀘州。

護國軍得此意外之助，才有本錢窮纏苦鬥，一直撐到最後勝利突然來臨。所以劉存厚這一次幫忙，倒是幫得不小，我們的先鋒部隊一到敘永，劉存厚果然遵照約定，把他的部隊先期後撤，讓我們兵不血刃的佔據一個極重要的據點。

劉存厚撤退得真快，當天便驅走納谿守軍，揮師入城，宣告獨立。納谿和川南重鎮瀘州，相距只有四十里，不過中間還有一段天塹長江，守瀘州的是川軍周駿的一部和北軍伍祥楨一個旅。而劉存厚的一師，足有一萬多人，他以為打這一仗是很有把握的，豈料雙方一接觸，北軍兵精械足，士兵休息够了，又成新銳，將作戰力量充分發揮，劉存厚碰了硬釘子，攻勢頓時受挫，他的一個團長陳禮門，在藍田壩自戕，全軍潰散，無復隊形，這一來對於剛剛進駐納谿的護國軍，無疑是突然之間敞開了大門，一時風雨滿屋，陡覺草木皆兵。

滇軍前方，有董鴻勳和何海清兩個支隊，兵力約為兩團，和伍祥楨趁勝追來的先頭部隊劈面相逢，開火不久，倉皇後退。第一仗出師不利，蔡松坡在司令部裏得到消息，大為着急，他從二梯團警備營裏抽出一連人，並附機關炮一連，交給我率領着趕去支援。

以兩連人去支援節節敗退的兩個團，當面的敵軍則是一勝再勝的北軍一旅，我知道自己的職責重大，搞得不好，我們這兩百多人隨時會被敵軍吃掉。於是我派出斥候，小心翼翼的試探前進，到了藍田壩，我先搶下附近的小山，居高臨下，察看敵蹤。一到藍田壩市內，陳禮門的屍體赫然在目，有少數的人搬運陳團長的屍身到

後方去，劉存厚軍退得這麼急，不禁令我感慨系之。

於是我上了山嶺，向四面八方眺望，但是山前山後，靜悄悄的，不見人影，唯有很遠的地方，似有火光等等。我很納悶，這勝與負的雙方，都到那裏去了呢？

我從納谿率部挺進到這裏，路程已經相當遠了。距瀘州只隔一江，真是孤軍深入，何況我這支隊伍只有二百多人，想想還是謹慎將事，不必冒險。我下令就地露營，我以一連人扼住這座小山，一旦敵軍來犯，我就可以發揮作用，至少也能掩護，使本軍在我後方，有從容部署應戰的時間。

營地還沒有分配好，牛背石方面傳來疏落的槍聲，有槍聲就表示有接觸，有接觸就一定有我方的部隊，我必須取得聯絡，達成增援任務此我立刻變更命令，率隊下山直撲牛背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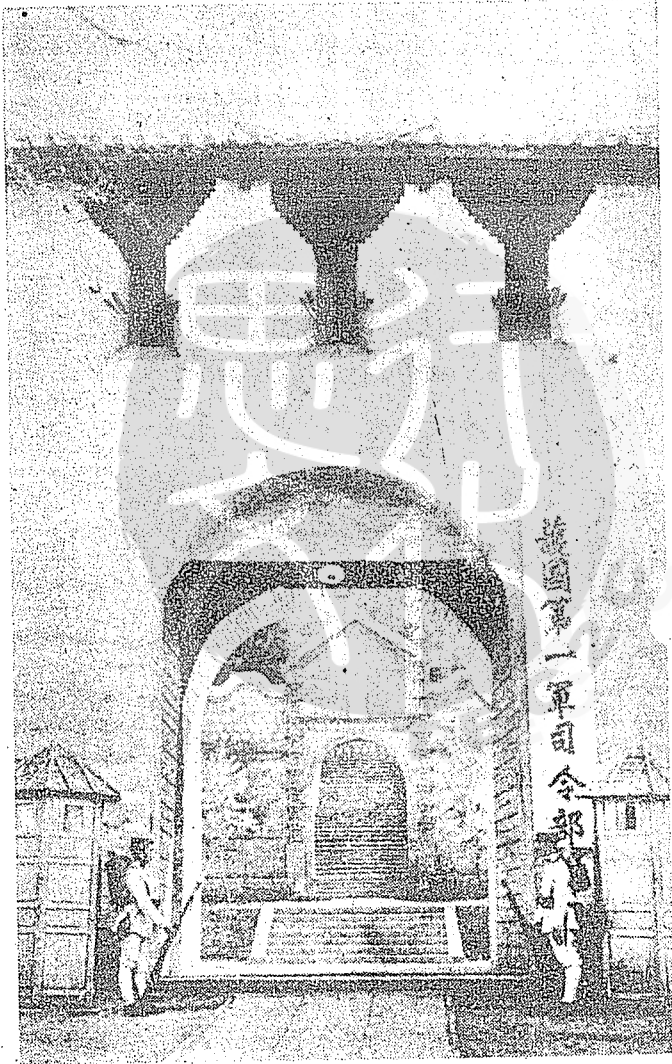
到達牛背石附近，據報又是一個空市集，民屋數十，闕無人跡，而那疏疏落落的槍聲，還在更遠的地方響着，暮靄四沉，而那槍聲則似乎越來越稀，越來越遠，考慮再三，我決定就在牛背石宿夜。是夜無星無月，四野寂寂，連雞鳴犬吠的聲音都聽不見。

棉花坡的激烈一仗

翌晨，總司令的傳令兵找到了我們，他說蔡總司令見我的位置過於突出，非常擔心我的安全，因此令我即刻退回。當時，前方不見敵蹤，槍聲又很遙遠，照道理應該前進，探查清楚。忽然，又一個傳令兵匆匆趕來，他說總司令命令，務必即速後撤，我無可奈何，只好率部回到納谿。

我正和蔡松坡研判當前敵情，第三梯團第二支隊長何海清也回來了他的部隊亦已完全轉進，蔡松坡問他：

「前方情形到底怎麼樣？」
何海清一攤手，答道：



蔡松坡與我

一七五

。部令司軍一第國護

『前方並沒有敵軍呀。』

這樣的情況實在令人困惑，伍祥楨獲勝了，他們會不會擇一個地點渡過長江，繞過我們的陣線，出我不意，直搗我軍後防？因此蔡松坡又驚疑不定的問他：

『敵人會不會渡過了江啊？』

『不知道。』何海清又搖搖頭。

蔡松坡請大家儘管發表意見，研判敵情，並且提供有效方案，以便決定行止。

我首先發言，堅決反對毫無必要的退却。我的立論根據是：因我軍遠道而來，必須與敵作一次面對面的戰鬥，決一勝負。

蔡松坡決定就在距離納谿四五里路的棉花坡一帶，佈下防線，俟機出擊，一面在納谿後面三十里的茶堂子一帶，構築堅固陣地，以備不測。這樣，無論進攻退守，都有準備。

部隊紮定，老百姓壺漿相迎，自動的送水送飯，犒勞義軍。我和幾位由瀘州退出的老人家談起北軍來，人人咬牙切齒，恨之入骨，爭先恐後的向我傾訴北軍姦淫燒殺，種種罪行，但凡他們所到之處，民間財物擄掠一空，女人不分老幼，一路裹脅到前線戰壕裏去，一面打仗，一面公然在戰壕裏宣淫作樂。後來兩軍交綏，我們向前挺進，果然在北軍壕中，發現有女人衣物，茵褥草荐，東一處西一處的堆放，這才相信世間果有這種風紀敗壞的軍隊；從此我對護國軍的前途更具信心，因為我不相信如此殘民以逞的軍隊會打勝仗。

其後方知，北軍的奸淫擄掠，竟是爲了提高士氣的一種卑劣手段。

防線部署完成，一兩天後，斥候回報，敵軍果已大部過江。蔡松坡立刻下令各就陣地，然而就在這時，北



護國軍第一總參謀長羅佩金

軍主力，張敬堯的一整個師，人槍足有兩三萬，已經在我軍正前方逐步南移。

張敬堯的第七師還有吳佩孚的一旅素稱北洋勁旅，武器精良，配備齊整，火力尤其熾旺。他要是按照正統作戰方法，步步進逼，再派一支別隊側擊我軍兩翼，乘勢深入，截斷護國軍後路，當時的情形，鹿死誰手，實在未定之天。

天幸張敬堯不此之圖，他把部隊全師展開，想憑壯盛軍容和優勢的火力，一下把我們壓垮。當時的戰線，右抵永寧河的雙河場，左接揚子江，長達三十多里。而我方楊泰、鄧泰中兩支隊，已被蔡松坡調去攻鉞府、屏山，所以首當張軍其衝的便成了趙又新的第二梯團，朱德和金漢鼎，其時尙是營長。張敬堯軍一再衝鋒，這邊槍砲齊作，埋頭一陣苦打，如此幾次三番，張軍死傷不少，可是我們已經發生了最嚴重的問題：子彈不多了，總司令部憂急緊張，簡直無計可施，記得打得最凶的二十六、七兩天，後勤部門的彈藥幾於告罄。那一連多日的相持戰裏，護國軍陣亡營長兩員，連長十餘位，士兵一千

餘人。高級軍官，自總司令以下，我們每天都在前線督陣殺敵。

在二十餘里長的陣線上，苦打纏鬥二三十天，雙方傷亡都很慘重，然而最糟糕的，還是我們自己，部隊子彈打光了，就好像人身上沒有了血，空手赤拳，無法抵禦槍林彈雨。迫不得已，三月八日蔡松坡忍痛下令退守茶堂子陣地，納谿又復淪於敵手。

總司令退駐大洲驛，留一連人在茶堂子一帶拒敵，爲了安定軍心，不使敵軍識破我們彈盡援絕，軍中一些下級幹部，用爆竹點燃，置入洋油桶內，乒乒乓乓響得跟真的一樣。其實，張敬堯這時明明知道我們子彈太少，不敷一戰，但是，他因爲自己所部死傷奇重，急於退回瀘州整補，圖有以保全本身實力，自此，兩軍又形成僵持局面。

蜀道崎嶇風尖如刀

以雙方情況論，張敬堯麾下有一師，吳佩孚的一旅，此外李長泰還有一個旅駐守合江。而我部當時可用作戰的部隊，還不足三千之衆，而且餉彈俱缺，無力應戰，若是張敬堯繼續前進，而以李長泰沿赤水縣河向敘永挺進，護國軍的前途，簡直不堪設想。乃張敬堯竟出人意外，按兵不動，相持數月，造成最有名的納谿棉花坡之役，爲中國著名之一戰，也是護國成功，促使袁世凱取消帝制的一戰。但我身歷其境，當時情況，實則不過如斯而已。

其後方知，張敬堯身爲北軍前敵總司令，他所以紮住陣腳，虛擲時日，與護國軍相對峙。後來還明遣使者，暗送秋波，和蔡松坡一再進行談和停戰。那正是由於爭權奪利，爾虞我詐的北洋軍閥對袁世凱的離心離德，

居心杯葛。原來，袁世凱一手提拔的北洋諸將，對於袁世凱的洪憲稱帝，基於個人利害觀點，祇有反對而絕無贊成之理。這個道理很簡單，袁世凱躋登北政府總統寶座，將來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換舊人」，無論如何，北洋軍閥從大到小都有更上層樓的機會。如今袁世凱一旦龍袍加身，羣僚三呼萬歲，那他們拚性命打下的江山，眼看就要成爲袁世凱的家天下了。萬世一系，世代罔替，袁世凱的部下就永遠只有俯首稱臣的份。此所以，袁世凱稱帝的消息一洩漏，他手下的三員大將，王士珍明哲保身，淡泊明志，段祺瑞遽萌退志，一再稱病。馮國璋則近水樓台先得月，利用他遠離北平，袁世凱鞭長莫及，聯絡南方討袁各省，首鼠兩端，大有舉足輕重之概。跟辛亥當年，袁世凱在革命軍和清廷之間，左右逢源，漁翁得利，所施的手法如同一轍。

由於左右親信心腹衆叛親離，人人有異己之心。命段祺瑞指揮對南用兵，段祺瑞告病請假，閉門不出。調馮國璋分駐蘇皖贛三省的北洋部隊，馮國璋給袁世凱來個陽奉陰違，不理不睬。這才逼得袁世凱心憂如焚，無可奈何，他只好「御駕親征」，用統率辦事處的名義，自己來指揮對南軍事。同時又因爲深知北洋團體已面臨土崩瓦解之勢，最低限度，如果他再要想當皇帝的話，那他就很難調度得動了。因此之故，他才命他的大兒子袁克定出面，成立模範團，編練新軍，再建立一支他能確切把握的部隊。殊不知這樣一來，反使北洋各級將領，人人自危，個個都有「飛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」的疑慮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怎麼還會有人肯替他拚命打仗呢。於是，儘管袁世凱封爵、陞官、犒勞、重賞、濫發勳章，嘉獎勉勵的電報，如像雪片一般的飛到前線來。可是，張敬堯却一再的和我們談判停戰，停戰期滿之後，尤其延之再延。曹錕則始終只派吳佩孚的一個旅，接受張敬堯的指揮。四川督軍陳宦，更是和蔡松坡將軍信使往返，絡繹不絕。

所以，當時我們在川南前線，雖然三面環敵，處境相當的危險，但却由於袁世凱的北洋軍無心再戰，在逆

流之中反倒安如磐石。日子，就這麼一天天的打發過去。

再說當時的情形，川南三月，春寒料峭，護國軍孤兵苦戰，歷時兩月之久，簡直得不到休息的機會。前敵聲勢坐大，後援杳無音訊，進既不能，退亦弗可，大家目處愁城，唉聲嘆氣。最窘迫的時候，糧秣發生問題，每天的伙食，都要東挪西湊，傷透腦筋。雲南方面，護國第三軍始終未告組成，又發生了龍繼光由廣西進犯，其子弟鄉人在逢春嶺募兵召匪結爲內應，攻陷簡舊蒙自的事件，股匪楊啓元，更自西昌，會理入侵滇北，一路打到昆明以北二百餘里的地方。唐繼堯正在病中，分兵征剿，險象環生，根本就抽不出力量支援我軍。蔡松坡無可奈何，甚至寫信給他家鄉的好友，遠作將伯之呼，希望他們借點錢來維持軍餉。

羅佩金時任參謀長，但是此公習氣很深，頗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之概。蔡松坡事必躬親，孱弱身軀於是愈顯不支，每天夜晚，槍砲之聲大作，他只好請我出去代爲巡視，因此我經常和他寸步不離，他聽到外面戰況緊急，用腳輕輕的踢我，將我喚醒，披衣出去。而唯有在我出巡的那一段時間，他方能够安心的闔眼睡上一覺，勤務兵告訴我，偶或總司令突然醒轉，一定高聲的問：『楊參謀出去了沒有？』當他聽說我還在外面，他立刻翻身再睡。我見他食少事繁，病勢漸劇，爲了使他多睡些時，總是故意在帳外多作停留。

內憂外患，交相煎逼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蔡松坡內心的憂急苦悶，不問可知。他不善詩，却在此時寫了兩首『軍中雜作』，其詩如下：

『蜀道崎嶇也可行，人心奸險最難平；揮刀殺賊男兒事，指日觀兵白帝城。』

『絕壁荒山二月寒，風尖如刀月如丸；軍中夜半披衣起，熱血填胸睡不安。』

那一天，劉存厚忽然有了消息，他派人來通報，說是北軍第八師李長泰部，已經全部進抵合江，這個消息

果若屬實，我軍即將腹背受敵，進退失據。蔡松坡聞訊以後，焦急萬分，他請我到貴州仁懷方面去看一看。

當時，正面之敵張敬堯，忽然全師撤退。事後據他自己宣稱的理由，是因為護國軍驍勇善戰，鬥志旺盛，他不得不暫時後撤，以避我鋒。說起來真是天曉得，當時陷於絕境中的我們，鬥志雖昂，那堪有槍無彈？事實上，張敬堯只要再吹一次衝鋒號，說不定我們全都完了呢。——張敬堯退兵的真正原因，是他已獲密報，護國軍義旗一舉，全國響應，袁世凱大夢初醒，他已經準備退位不當皇帝了。

當天我懷着亦喜亦憂的心情，帶幾名弟兄，到合江附近的一座小山，登臨山頭，才知道山裏有一座廟宇，名法王寺。寺中住持和我接談，發現我也是四川人，十分高興，我問他合江城裏有沒有軍隊？他說有啊，有好多的北軍呢？我這就知道李長泰師進駐合江屬實。我再問老和尚：這裏曾有敵軍的偵探來過嗎？

老和尚搖搖頭，他說：

『所有從合江通往本山路道，都給我們挖斷了，北軍看到山上只有我們這個廟，他們也不以為意。因此他們一直沒有派過人來。』

老和尚從容鎮靜，拒敵有方，我很欽敬的望他一眼，他却報以深沉的一笑，反說：

『不過，他們派有人在赤水河上放哨，大概他們最注意的還是那一條路吧。』

他只差沒有說明，他這位出家人也是一心向着護國軍，同時，我揣摩他的語氣，玩味他寥寥數言中的話意，老和尚不是等閑之輩，他有膽有識，還相當的知兵。於是我趁機提出要求，可不可以在他山上設一個連絡站，以便雙方交換消息。

所謂雙方交換消息是句門面話，因為老和尚是位智慧深沉的人，涉及塵寰兵刀陣仗的漩渦裏去，這話不能

跟他明說。但是我想我的用意即使不說他也明白，利用小山俯瞰合江城池附郭，以及蜿蜒赤水的有利地勢，請他替我們監視李長泰大軍的動靜，一有消息，立刻馳報，這樣就可以免除護國軍的東顧之憂。

果然，老和尚一口答應，我高興萬分，向他合什稱謝，隨即下山，沿着赤水，越過川黔邊界，一路哨探到貴州仁懷縣境。那仁懷縣的西北角上，就是以茅台美酒譽滿天下的茅台鄉。

陞任二梯團參謀長

找到了仁懷縣長，詢問敵情，縣長說北軍的偵探還不會到過仁懷縣境，不過不管他們來與不來，仁懷早已備有，縣裏的一支團練，槍械精良，目前就駐守在赤水河邊。我曉得茅台酒使許多人入發其財，爲了保護財東的身家性命，這一支民間武力必然大有可觀，於是我和縣長相約守望互助，共禦北軍，並且告訴他合江城外法王寺裏我們已經設了連絡站，請他多多利用，儘量協助，他一一應諾，我才告辭離去，回到大洲驛總司令部。

回大洲驛時，獲悉蔡松坡因爲當前還有殘敵，而當時我軍位置左邊就是長江，右邊是大渠驛，只有我軍一連駐守，敵軍只要一營兵，抄襲後路，我軍即將無路可退。同時楊藎支隊攻佔的敘府告急，因而蔡松坡連日正計劃將部隊逐漸的移往敘府，向楊藎鄧泰中兩個支隊靠攏，俾以互作聲援。敘府是楊藎親率敢死隊打下來，他們漸向自流井前進，勢將切斷了成渝之間的交通。袁世凱聞耗大驚，下令褫奪伍祥楨川南鎮守使職，加派馮玉祥一旅，朱登五的五個巡防營，以及陳宦的親兵兩營，分兵四路，增援敘瀘。

西路情況緊急如此，北軍却又在各路兵馬齊集之後，忽然停止前進，護國軍中，雖然有人預料敵軍必有內變，但是仍舊難免驚疑不定，徬徨失措。就在這極端苦悶，進退維谷的時候，我適時回到司令部，報告東路搜

索連絡情形，蔡松坡聞佳音，興奮莫名，他對我在短短時間之內，做了這許多事情，以及我種種的做法，都推崇之至，備極讚揚。他向司令部高級人員分析：我在法王寺設置連絡站，自此東路軍情可以瞭如指掌，制敵機先，而我使護國軍與仁懷縣地方連絡，除了得到一股實力的奧援，同時今後不論攻守，尤將獲得於我有利的警戒。

那一天蔡松坡一掃眉宇間的陰霾，英氣勃勃，笑逐顏開，強敵環伺，他竟動了遊興，邀我和總部重要人員，放舟江上，逍遙半日，途中大家盛道今日的否極泰來，於是有人請他留一紀念。蔡松坡欣然首肯，叱舟傍岸，就在一塊大岩石上，親筆題下『護國岩』三個大字，並將護國起義經過，撰文勒石，期諸久遠。這一塊護國岩，至今也有半世紀的歷史，想它應仍完好，其歷史意義殊為雋永。

綜計蔡松坡自民國五年元月入川，首義護國之役，到同年八月病重赴日就醫，半年多裏，親冒矢石，攻堅摧銳，而且以抱病之身，應付彈盡援絕，糧糈不繼的艱困局面，恐怕也只有這半日江上之遊，他的心胸輕鬆愉快，神采歡容略現，那半日，才是他最悠然自得的一小段時間。如今追憶他當時的聲音笑貌，轉覺惘然。

東線立功以後，蔡松坡調升我為第二梯團參謀長，第二梯團長是趙又新。趙又新，原名復祥，又號風階，雲南順寧人，日本士官學校畢業，辛亥九月雲南起義，他在臨安步隊第七十五標任教練官，九月初九日蔡松坡在昆明舉事，一戰成功。十一日趙又新便聯絡臨安士紳朱朝瑛，將七十五標統帶趕跑，舉兵響應。蒙自關道龔心湛，令南防督帶孔繁琴，去打趙又新，兩軍血戰一日，趙又新斬孔繁琴，清兵潰散，龔心湛怕死，和臨沉鎮孔慶塘一同逃走，當他逃走之前，適值雲南鐵路公司的股款，從湖北運到蒙自，而龔心湛除了自己竊用十萬元，並令其員司、兵丁、衛役任意取攜，軍械局的槍彈，也都自由分散，老百姓乘火打劫者，不知多少。至此



雲南都督府軍官，
實即都督衛隊

，蒙自亦為趙又新
光復。蔡松坡電令
趙又新為南防陸軍
統領，朱朝瑛為臨
沉鎮總兵。

護國軍興，趙
又新也是參加敵血
加盟的滇軍將領之

一，他的部隊，被編為護國軍第一軍第二梯團，他那一梯團下面共轄兩個支隊，一為後來成了共匪第二號頭目的朱德，一為金漢鼎。

金漢鼎這個人忠實勤慎，朱德則詭秘狡詐。朱德是四川儀隴人，畢業於雲南講武堂，下部隊後，由於作戰有功，很快的由排長陞為團長，駐紮府時更升旅長。他家境貧困，在家鄉有原配妻室，到雲南後又娶了一個小旅館老闆的女兒，姓蕭。後來跟滇軍打到瀘州，他再討一位姓陳的姨太太，我們全軍駐防川南時，他的妻妾都不在身邊，悶得無聊，他便附庸風雅，在當地成立詩社，邀集些騷人墨客，三日一小敘，五日一盛會，很作了些舊詩。

朱德早年為非作歹

朱德號玉階，在當時還算是國民黨員，我在昆明安甯州溫泉村墾居的時候，就已經認得了他。他當時是滇軍中一名低級軍官，對我執禮甚恭，然後自我參加護國軍起，他一直都是我的部下。川軍將領，和滇軍有淵源的原不在少，譬如劉存厚，就在滇軍裏當過管帶，但在護國軍中支隊長以上的將校，除我以外，便只有朱德一人。縱使有這兩層舊交和鄉誼的關係，我和朱德却始終格格不入，這完全是我嫌厭他這個人奸詐得很，不太正派，和我光明磊落，嫉惡如仇的個性很難合得來，因此，我唯有對他採取保持距離的態度。不料十來年後，他又黃緣第二次成爲我的部屬，担任我的二十軍黨代表，直到他被我逐出萬縣爲止。

朱德後來成爲中國共產黨第二號頭目，但是他第一次做我的部下，純粹是一個生活腐化，唯利是圖的舊式軍官，他要起錢來，胃口奇大，而且明目張膽，不顧物議。蔡松坡當四川督軍，在成都有一個造幣廠，造的是大小不等，價值不一的銀圓銅圓，這個造幣廠當然是公家的，朱德很會動發財的腦筋，他乘機在附近的南溪、納谿等縣，獨資開辦熔銅廠，派人到各地收集前清鑄造的小制錢，將其中比較大些的選出來，運到他的熔化爐裏去熔成銅汁，送往成都換銀圓，其餘份量較輕的小錢，則分別載赴各小城市，照值使用。銅塊換來的銀元，更用以作爲再往收購銅錢的資本。如此週而復始的，一進一出之間，可以獲得很高的利潤，因此他在川南，着實收集了不少財富，及今回想，當時他不但是個小資本家，同時也是官僚資本和投機生意的始作俑者。

原來清朝一般使用的銅錢，分爲官鑄、私鑄兩大類，官鑄的錢，成色和重量都有一定的標準，形狀既大，含銅的成份也高。私鑄的錢都偷工減料，有摻入土砂銅、錫、鉛等雜質的，份量也不够。從前一千枚銅錢叫一貫，也叫一吊，那是用細麻繩串進錢孔，每一百枚打一個結，作爲記認。私鑄的錢混在官錢裏面，一瞥之間是很難認出來的，咸豐、同治以後，因爲太平天國戰爭，雲南的銅路途受阻，運不出來，私鑄的錢越來越多，私

錢夾在官錢中間，漸漸的成爲公開，混夾的數目不同，名稱也就各異。譬如說，全部是官鑄的制錢叫『大錢』，或『清錢』。一吊錢中夾一百個私鑄錢叫『毛錢』或『一九錢』，夾二百爲『二八錢』，以此類推，又有『三七錢』、『四六錢』、『對開錢』、『倒四六錢』。『對開』、『倒四六』，已經是官私錢各半，即私錢六百、官錢四百了。無論怎麼黑心混夾，在當年也只到『倒四六』爲止。還有，完糧納稅用的『卡錢』，當舖裏用的『典錢』，以及信用卓著的商業，如醬園用的『醬錢』，衣服店用的『衣錢』，照規矩是絕對要使用大錢的。

即使同樣是官錢，份量因各代皇帝所鑄的也大不相同，滿清的制錢，份量最重的是順治十四年和康熙四十年鑄的，計重一錢四分，最輕的是光緒年間所鑄的錢，光緒二十一年鑄的只有七分量，三十一年鑄的更是減到六分之少。

這麼複雜的錢制，給朱德摸清楚了，就變成他大發橫財的手段。

第二梯團的梯團部，設在渠壩驛，位置在大洲驛總司令部的右前方，和長江南岸的納谿縣城，遙遙相對，自納谿南來，有一條大路，和一條永甯河，緊相靠傍，循此可以穿越貴州西北，直下雲南。這是川黔交通的孔道，也是護國軍入川的原路。當面敵軍，就從納谿展開一條防線，直到瀘縣以下的牛背石，這時候，兩軍相峙，已經安然無事的過了好些天。

我到任以後，攤開軍用地圖，對敵我雙方的情形，細細研究，發現前方的部署，有許多地方不合要領，當時我便下令，分別加以調整。趙又新見我指揮有方，十分高興，他當時就和我討論，應該如何應付當面之敵。我說：

『能攻者始能守。敵人按兵不動這麼久了，一定有他們內在的弱點。我們就這樣和他們相持下去，敵衆我寡，師老兵疲，倘使他們發動一次攻擊，我看是很難應付的。反不如，利用他們內在的弱點，以及驕兵輕敵之心，來一個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的反攻，也許可以打一次很漂亮的勝仗。』

當時，趙又新相當猶豫，他認爲，當面之敵有一兩萬人，而我們這一梯團，能够作戰的人不過一兩千，以十分之一的力量，去發動反攻，未免過於行險僥倖了。於是我說：

『我們還是先把這個計劃報告蔡總司令，看他的意見怎樣？』

我手擬的反攻作戰計劃送到大洲驛，呈給蔡松坡，他一看，立表同意，頓時下令召集軍事會議，將反攻計劃的每一項細節，逐一加以討論。

反攻奪砲驚險一幕

反攻開始，趙又新指揮朱德、金漢鼎的第一、第二兩個支隊，向敵軍的左右兩翼進攻。當時，敵軍固守已久，而且萬萬沒有料到兵力薄弱的我軍，居然會發動攻勢，因此心懷疑慮，倉卒應戰，經過數小時的激烈戰鬥，我方數度猛撲，敵軍已呈不支，左右兩翼的兵力漸漸拉開。原來位置在第二線的山砲門，於是失却掩護，開始暴露在我軍之前。

其時我正在中路督陣，見有這樣一個好機會，不禁見獵心喜，我回過頭去，向趙又新笑着說：

『你看，那幾門砲都露出來了，讓我帶些人去，乾脆把它們奪過來！』

『開玩笑，』趙又新搖搖頭說：『敵人的砲哪裏可以隨便奪過來的？』

『試試看嘛，』我胸有成竹的說：『照目前這個情勢，我有把握搶到那些砲。』

『不行，』趙又新着急的說：『沒有這種打法！』

『怎麼叫沒有這種打法呢？』我辯解着說：『這就叫中央突破呀。』

『中央突破？』他一心爲我的安全着想，儘力阻撓：『我那裏還有隊伍讓你帶去中央突破？』

『誰說沒有兵？』我一再堅持：『那特務營是幹什麼的？』

他急了，大聲的叫：

『你把特務營帶走，司令部的警衛怎麼辦？』

『我只要一連人。』

得到趙又新的允許，我親自去調了一連人，叫他們跟我上火線。然後我自己掏出手鎗，領頭前進，繞過許多掩護物，敵軍砲兵陣地在一兩千公尺以外的高地上，清晰可見。

我吩咐身旁的那位連長，下令匍匐前進，推進到三百公尺左右，再一躍而起，用最快速度衝鋒，我知道，進入三百公尺以內，我這一仗必定成功，因爲那些山砲，在這樣短的距離下，它們是無能爲力的。

陽春三月，川南大地，有如錦綉平原，野花叢叢，莠草繁茂，這是由於兩軍對壘已久，附近一帶的稻田，農民無法下種插秧，因而雜花蔓草，蓬勃叢雜，正好給我們的匍匐前進，作了週密而妥妥的掩護。

逐漸推進到敵軍砲兵陣地的正前方，我分兵兩排，向左右兩側包抄，自己帶了第一排，伏在草叢中不動，移時，算算兩側的弟兄也已接近敵陣了，我一聲令下，大家齊同吶喊，挺起刺刀，一面射擊一面衝鋒。

在那座砲兵陣地的四週，還有一些據險佈防的槍兵，他們頑強抵禦，從工事裏向我們密集射擊，由於雙方

距離太近，槍彈就在身邊亂飛，我軍當時也有相當的死傷。好在大家都曉得置身險境，只可前進不容後退，因此人人奮勇爭先，槍彈、手榴彈，如雨點般回擊過去。半小時後，敵軍砲兵全部逃之夭夭，防衛陣地的敵軍步兵，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投降的投降。至此，不但那幾門山砲果真被我們奪到了手，連他們的中央陣地，也被我們全面突破。

要奪這幾門山砲，我確有無比的信心，因此，除了我帶的那一連人，我還調了一班砲兵，夾在衝鋒隊伍裏面，山砲奪到手，就該他們逞威風了。我派出隊伍警戒防守，命令砲兵調轉砲口，向敵軍兩翼後陣地迎頭一陣猛轟，戰壕的敵軍看到自家的砲打來，驚惶失措，四散潰逃，誠所謂兵敗如山倒，這一退，敵陣全面崩潰。張敬堯率領殘部入納谿，又匆匆的退到瀘州。我軍當前之敵，土崩魚爛，全盤瓦解。

趙又新親率後隊跟了上來，全司令部的人，見了我們以及奪來的砲，歡聲雷動，興奮欲狂。蔡松坡得到捷報，立即趕到我們所進佔的陣地，問明我們冒死衝鋒的經過，他緊緊握住我的右臂，夕陽西下，滿天彩霞，他深受感動的熱淚，直在眼眶裏面滾動。

至此，我在滇軍之中纔算謬負盛譽，全軍上下盡人皆知，護國軍中，人人津津樂道，楊參謀長是如何如何，奪取敵軍四門山砲，打破現代戰史上從所未有紀錄，但是，當我被視為護國軍最突出的人物，普受讚佩，却也引起朱德的妬嫉，他說：

『參謀長不要部隊都可以奪敵人的大砲，這個仗可以讓他一個人去打。』

我聽說了，唯恐大敵當前，誤了軍機，把他和金漢鼎請來，和顏悅色的解釋給他們聽。

『打這次勝仗，完全是你們兩個帶隊官的功勞，我只是偶爾得到了個機會罷了，微倖奪了四門砲，說不上

是什麼戰績。」

勝利消息來得突兀

張敬堯經此大敗，準備撤出四川，但是又怕護國軍追蹙襲擊，他派人送信，請求議和，蔡松坡對我頗為倚重，因為我膽識較壯，派我担任護國軍代表，到納谿城裏敵軍司令部，去辦交涉。

我帶了兩名參謀，從我軍司令部出發，三個人胯下三匹馬，蹄聲得得，到達納谿城下，叫開城門以後，策馬入城，城上城下，不見一個北洋兵，城裏的老百姓，起先躲在門裏窗後，悄悄外望。等他們看清楚我們的制服，以及護國軍的標誌紅邊軍帽，這才發出歡呼，扶老攜幼，跑到街上來迎接我們。

我十分驚異，忙問圍在身邊歡欣雀躍的那些老百姓：

『北軍呢？他們都在什麼地方？』

『跑了！』老百姓們異口同聲的回答：『昨天夜裏就撤退了！』

『真的？』我不能置信的再問。

『真的嘛，官長不相信，這裏還貼得有紳糧們安民的佈告。』

我過去一看，果然，佈告是新貼出來的，佈告上說：天幸吾人，北軍業已離境，合城士紳，即將推派代表，歡迎護國軍入城維持治安，千祈居民各安生業，毋得滋事。

和我帶的兩位參謀商量了一下，敵軍果已潰退，當前最要緊的事是立刻報告蔡總司令，請他派隊入城。於是，我們向圍着的老百姓撫慰了幾句，撥轉馬頭，匆匆的再回司令部，報告佳音。

路上，忽見遠處烟塵滾滾，移時，有兩匹馬，奔向我們而來。我連忙勒住馬鑲，掣槍在手，待那兩匹馬近了，一看，竟然是兩名北軍軍官。

他們也看見了我們一行，連忙收斂止步，舉手敬禮，很客氣的向我聲明，他們是北軍司令張敬堯派來的信使，希望我們幫忙，帶他們去見一位護國軍的高級將領，因為他們攜有重要函件，必須當面遞交。

我的一位參謀，直接告訴他們說：我就是第二梯團楊參謀長，今天奉到蔡總司令的命令，到納谿和張敬堯進行談判的，此刻正從納谿回大本營去。

那兩位北軍軍官聽了，高興萬分，重又敬禮，雙手把張敬堯的信遞上。我接過來，就在馬鞍上拆開，略看一遍，心頭真有不勝之喜，原來張敬堯已經接到曹錕的命令，撤離瀘州，他請我軍火速進城，保境安民。

但是當時我仍裝做聲色不動，告訴來人，可以照辦。他們兩個敬禮離去，我方將信中種種，向那兩位隨從參謀說了一遍。

三個人歡天喜地，放轡狂馳，一口氣跑到大州驛總司令部；部中同仁見我們回來得這麼快，臉上都有納悶的表情。

喊聲報告，排闥直入總司令室，蔡松坡坐在他的辦公桌後，正在批閱公文，一抬頭看見了我，他露出親切欣慰的笑容。

也許是過於興奮的關係，我所作的報告說得相當快；但是我仍相信，蔡松坡一定是聽清楚了，因為他放下了筆，眉宇間出現一陣迷惘。

現在我還記得，當時我的報告，最後兩句話是：

「……請立刻下令，令飭所有部隊火速入瀘州城！」

蔡總司令嘴唇微微的噙動，雙手緊緊握拳，等了半晌，他仍然一語不發。我正跑得滿頭大汗，遍體生津，忍不住，我再催他一聲：

「總司令，你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蔡松坡虎的一躍而起，他目光如炬，兩頰渾丹，亢奮的振臂高呼，但是，他的聲音要比平時更為沙啞：

「緊急命令，我護國軍向瀘州開拔！」

大軍歡聲雷動，整隊出發，就在行進途中，一日正在休息，隨軍電台的一位報務員，像瘋狂了一般，拔步衝到總司令面前，他連敬禮都忘記了，氣喘吁吁，把一張電報紙，逕往總司令的手中一塞。

蔡松坡低下頭去看電文，我在一旁，清清楚楚的看到他舊地一楞，呆了片刻，兩頰直在閃過陣陣的痙攣，他又現出那種興奮至極時的病態，嘴唇頻頻的張闔，苦於發不出聲音。我正爲他着急，忽然，他一下跳了起來，右手使勁的往身後一揮，把一張電報擰得好遠，他開始笑，起先是笑嘻嘻的笑，及後哈哈大笑，聲音的清越響亮，使我們深切耽心他那日趨嚴重的喉疾，就怕他笑爆了聲帶。

他這次平生之喜，得未曾有，那種種神態，不僅爲我向所未見，而且及今追憶，猶在目前。

轉眼間，歇營地秩序大亂，蔡總司令四週，也不知道聚集了多少人；人人爭先恐後，都在七嘴八舌，聲嘶力竭的嚷喊：

「我們勝利了！勝利了！袁世凱通電取消帝制，護國軍萬歲！總司令萬歲！」

時爲中華民國五年三月二十五日，川南前線，收到電訊較遲。事實上，袁世凱的通電宣佈取消帝制，廢除洪憲年號，恢復共和國體，那一則通電，是在三月二十二日發表的。

滇雲蜀雨是否雙關

經過一個時間的休息整頓，我軍精神抖擻，行列整齊，浩浩蕩蕩開入納谿城，民衆夾道歡呼，山搖地動，蔡松坡騎駿馬，率雄師，護國軍旗遙遙先導，被大衆軍民擁入縣署。自此各方賀電雪片似的飛來，他成了中華民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。

自從護國軍北上伐賊，各省聞風而起，羣起響應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，貴州宣布獨立，三月十五日，廣西易幟，四月六日，廣州發難，嗣後浙江陝西湖南等省如應斯響，紛紛興師討袁，居正先生奮起山東，進攻濟南，袁世凱見人心全失，大勢已去，乃在三月二十二日通令取消帝制。

利祿薰心，除死方休，袁世凱放棄了帝王夢，却仍竊居總統名號，唐繼堯、蔡松坡於是通電請他退位，蔡松坡一面更敦促陳宦宣告獨立，以明川人立場。延至五月二十二日，陳宦通電全國聲明與袁世凱脫離關係，袁世凱憂憤攻心，五年六月六日病逝北平，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，頒佈明令，恢復共和，我們終於獲得輝煌的勝利。

袁世凱洪憲帝制消滅，黎元洪繼任中華民國大總統，特任護國元勳蔡松坡爲益武將軍，督理四川軍務，蔡松坡先作後防部署，命我仍留瀘州，趙又新的第二梯團，擴編爲第三軍，我遂洊升爲滇軍第一軍參謀長，第三梯團長顧品珍率軍北上，駐守資中，其餘滇軍，則分防敘府、自流井等各地。

瀘州，是川南第一重鎮，山環水複，溪流縱橫，古來便有『天生的重慶，鐵打的瀘州』兩句俗諺，以形容其形勢的險要。除了軍事價值以外，在經濟地位方面，它不但物產豐饒，地方富庶，而且，它是西康、雲南和貴州西北，四川西南各地進出口的最大轉運站。舶來品和長江中下游各省溯江而上運來的各色貨物，也以瀘州爲集散地；因此，四川一省之中，稅收最多的首推重慶，次爲萬縣，瀘州要佔到第三位。

同時，在瀘州北部的永川、榮昌、順富、自流井，以及西面的敘府，犍爲、樂山各縣都是川南、川中的精華之區。內江的糖，自流井和樂山、犍爲間五通橋的鹽，向爲四川全省輸物的大宗，凡此各地，悉以瀘州爲政治中心，瀘州在四川各縣份中之重要，由此可以想見。

就歷史沿革而言，瀘州始爲漢朝的江陽縣，梁代的時候它改爲瀘州，隋朝又改瀘川，宋朝改江安州，元朝後復爲瀘州，明清兩代，都是直隸於四川總督管轄。民國初年，改州爲縣，瀘州從此改爲瀘縣，當我隨滇軍第二軍駐屯瀘縣時，它屬於四川省永甯道。後來我担任川南道尹，道尹府也是設在瀘縣，在那一段時期，川南道所原管轄的地區，曾經多達二十七個縣。

瀘州大麴，是西南各省中最著名的佳釀之一，它和相距不遠的仁懷茅台所出的茅台酒，勢相頡頏。

我每駐防一處地方，只要能力所及，總想多做些公益之事，增添一些地方建設。在瀘州，我曾修建了護國軍陣亡將士墓，同時把司令部所在地的瀘城鹽局，改成三層樓的西式洋房。落成之日，我請當時同在軍中的革命先進，同盟會東京支部長丁懷瑾（石僧）先生，撰了兩副對聯。石僧先生參加護國軍之役，也在蔡松坡幕中工作，他後來寫了一篇『護國隨軍瑣憶』，對於這兩樁小事，還有很詳細的記錄，今摘錄如下：

『護國軍入川，趙又新（二軍軍長）建瀘縣陣亡將士墓，落成之日適在夏曆重陽，余輓聯如下：

風雨滿城無限落花悲毅魄

旌旗拂郭又隨多士仰忠魂

護國軍之入川也，二軍中級人物以楊森（子惠）、朱德（玉階）、金漢鼎（鑄九）等爲當時勇健。子惠與余晨夕過從，其人精明強幹，辦事明敏。趙又新之駐瀘也，子惠始終任參謀長，爲之修理所駐司令部，建三層樓，西式閣，請余撰聯，聯如下：

窗面面開孝水忠山齊入坐

梯層層上滇雲蜀雨意俱來

趙又新軍長有兩位夫人，一滇籍一川籍，下聯滇雲蜀雨趙誤爲有嘲彼意，其實滇雲蜀雨乃讚揚二軍聚萃滇川人物也，但率改下聯爲：

梯層層上夕陽芳草話當年

此蓋以隱指護國軍幾次攻瀘州也。」

蔡松坡準備進軍成都，接任四川都督。劉存厚願爲前部，這時，川軍第一師師長周駿早已搶先一步，趕走了陳宦，佔住了成都城池。而護國軍參謀長羅佩金也精神一振，從自流井揮兵攻到資中，另一路，劉存厚進抵新津，周駿一看大勢不好，六月三十日退出蓉城以外。

松坡將軍生離死別

護國軍總司令，新任四川都督蔡松坡，六月二十八日從納谿動身，七月一日到瀘州，這一天，他開始失聲

蔡松坡與我

，說不出話，同時肺腫症復發，體溫高達三十九度多，最苦的是滴水難入，看到他氣喘咻咻，兩頰盡赤，實在令人難受。瀘州有一位德國醫生，請來診視，也拿不出主意。七月四日，段祺瑞電派在重慶的法國喉科權威趕來救治，這位醫生查了一天，其結果是連連搖頭，他說蔡先生的病就誤太久，如今聲帶已腫成一道細線，太嚴重了，必須趕快送往上海或日本就醫。

這就是被譽爲『再造民國』，『護國元勳』，舉世欽重的一代偉人，在艱辛危難，九死一生中獲得了勝利以後，他個人方面的情形。

但是蔡松坡由於護國軍欠餉欠款二百餘萬，以及辦理四川善後諸問題，都必須由他親自處理，請求北京政府歸償，因此他抱病入蓉，接任川督，以便接洽交涉。七月廿一日他從瀘州啓程，八月一日到達成都，成都萬人空巷，熱烈歡迎。四川的五老七賢，唯恐他不諳川事，自動投効，担任顧問。

八月初，他病勢更劇，再也無法撐持，於是他開始作離川部署，三日，他致電北政府，保荐周駿爲川軍第一師長，守成都，熊克武爲重慶鎮守使，劉存厚爲川邊鎮守使。

八月五日，他電呈國務總理段祺瑞，請他轉呈總統黎元洪，准辭四川都督之職，八月九日他由蔣百里陪同，離川赴日就醫，行前，他發表了一篇情文並茂的告別四川父老書，文曰：

『鏜在蜀土凡七閱月矣，曩者馳驅戎馬，不獲與邦人諸友以禮相接，而又多所驚擾，我心猶慙感焉。願邦人諸友曾不我責，益且深情篤摯，通悃歡於交綏之後，動謳歌於受命之餘。人孰無情，厚我如斯，鏜之感矣！』是以病未能興，猶昇輿入蓉，冀得嘗以報蜀，不自知其不可也。乃在視事浹旬，百政禁爲，環顧衙齋，森肅資從，案牘藥鑪菜鼎，雜然紛陳，目眩神搖，其矣其德，繼此以往，不引疾則臥治耳。

『雖然蜀患深矣，扶衰局弊，方將夙興夜寐，胼手胝足之不暇，而願隱情惜己，苟偷息，使百事墮壞於冥冥，則所謂報蜀之志，不其謬歟！去固負蜀，留且誤之，與其誤也甯負！倘以邦人諸友之佑，若藥暎眩，吾疾遂瘳，則他日又將以報蜀者補今日負蜀之過，亦安其不可？』

『鏗行矣，幸得邦人，勉佐後賢，共濟艱難。鏗也一葦東航，日日俯視江水，共證此心，雖謂鏗猶未去蜀可也。』

舟過敘府，他特地邀我登船相見，我大惑不解的問他：

『總司令，你為何要在這時離開四川？』

他啞啞半晌，說不清楚，示意副官取來紙與筆，他跟我用筆談：

『我非走不可，而且此後未必能回，我們恐怕再也不能見面了。』

我一陣惘然，無詞以對，和他黯然無語，舷外激流湧過，擦擦有聲，蔡松坡再取過紙去，振筆直書：

『國家即將有變，將來西南半壁，勢將由君出而支持，吾環顧天下，乃敢作斯言耳。憶昔鼎力助我，每有任務，君皆能冒險犯難，圓滿達成吾固早知君終非池中物，前程遠大，伏祈好自爲之，珍重珍重。』

這便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，蔡松坡東走日本就醫，不久便病歿于日本福岡醫院，得年僅三十五歲。